鼇頭評註春秋左氏傳校本

宮脇通赫校本

七

帝国図書館
伊12
664
7

伊12
明號 664
卷 7

新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三　成公　起十一年　盡十八年

晉杜　元凱集解
唐陸　德明音義
日本宮脇通赫校輯

經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不書朝也、見止故正月不以告廟、還而告至者、晉以無罪止公、公還非恥、故告耳、

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郤犨、郤克從父兄弟、○犨、尺由反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僑、其驕反　冬十月、

傳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冬至是乃得歸、

疏公在晉踰年、不書正月、公在晉者、見止故正月不以告廟、還而告至者、晉以無罪止公、公還非恥、故告耳、

正義案世本郤豹生巽、芮生欽、欽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即犫也、如彼文則犫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爲從祖昆弟、服虔以爲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是祖字誤耳、

正義傳曰、婦姒婦者、弟長也、以弟長解婦姒、言婦是

且泣音利又音類不娣本又作聘匹政反○今本亦聘無媒亡何反

弟妣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弟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妣長謂身之長幼非夫之年長也長婦謂稱婦為娣娣婦謂長婦為妣長婦為妣婦稚婦謂長婦為妣或長婦為妣音似

秦云郤犨為其子求婦也禮謂兩皮為儷皮儷兩也故為耦婦人謂其夫曰鳥獸亦能自庇其配耦

郤氏亡在宣十七年已音以與又對仇是相當之言仇儷相敵之匹耦亡失也謂為人所奪也宗養也

郤犨來聘且泣盟公靖頃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

聲伯之母不聘

聲伯之母叔肹之妻不聘無媒禮○肹許乙反

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妣

妣弟之妻相謂為妣穆姜宜公叔肹同母昆弟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

夫人宜公叔肹

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

管于奚之大夫

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

外弟管子之子為魯大夫

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

孝叔魯惠公之大夫

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

公五世孫

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儷力計反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

言不與郤犨婦儷能忿致禍

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

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

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

沈直蔭反一如字

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儷而亡之

仇音紀庇毗至反又音必利反又毗祕反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字愛也

將何以終

遂誓施氏

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言郤犨淫縱所以亡也

晉報聘且泣盟也

郤犨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泣盟也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

惠王襄王之族○惡烏路反

不勝怒而出及陽

陽樊晉地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

鄄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

晉王使簡公平王政

伯盈周卿士○興音餘

不勝怒而出及陽

陽樊晉地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

鄄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

于齊以脩前好

脩治也前好謂之好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

鄇周邑別邑

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鄇亭○鄇音侯又音侯

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

言温郤氏舊邑○單音善

劉子

前好時報反注同

如字又於僞反○今本亦作僞

候人

齊召南云郤至以列國大夫敢與王室爭地王勿能斷使卿訴於晉畏晉強也

王符曰郤至食采於温號曰温季周温地未詳

伯與

本亦作輿

安井云鞏忿則聲伯必歸

不復

扶又反下文復出注皆同

亡之

佚敵也○佚音以又音紀佚若浪反

罪孝叔

秦云季文子如晉泣盟是遣使也為輕郤犨來盟是君親之也為重

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封于河、（檀伯達、俱封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襄王勞（力報反）文公而賜之溫、（在僖二十五年、○溫側巾反）狐氏陽氏先處之、（狐、溫地、○處、昌呂反）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華、戶化反）羅茂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年、○明年盟宋、）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西門外張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以始信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爲十三年伐秦傳、○背音佩、卷內皆同）

陸渾二子質實也實其相結之言也、安井云齊肅也凡盟必肅敬故謂之齊盟質正也正諸鬼神也、秦云所地也約會之所乃一國質信之始、

裏王出居于鄭、此周公出奔晉、晉言出者罪之也、秦云馮氏云瑣宜作瑣、按釋文、素果反、即瑣爲是、或云克猶遂也、

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顆苦果反）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就盟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以始信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爲十三年伐秦傳、○背音佩、卷內皆同）

經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地闕）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年）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

成、（終前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

交贄（本又作贄下之二反）無進（按庭挺通亦可訓直然不於音義見之）有渝（庭多謂不來庭中井云不庭不是畔違不相朝會者庭宜指覇主之庭不當指王庭襄十六年傳同討不庭註凡諸侯朝聘皆成禮於庭中故欲同討不來庭服者秦云服福也周語天地所胙林註報也林注為樂室於地之下而縣鐘鼓疏禮兩君相見入門而縣焉外堂而樂閾又宴入大）

林註上四句是同惡下二句是同好疏聘禮賓覿圭以通命執幣以致享贄聘享之幣也安井云鄭玄云庭直也衡宇又皆去聲（笛）音災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去）背叛（去）不（入）來（平）在（去）王庭（平）者（上）有渝（庭多謂不來庭中井云不庭不是畔違不相朝會者庭宜指覇主之庭不當指王庭襄十六年傳同討不庭註凡諸侯朝聘皆成禮於庭中故欲同討不來庭服者秦云服福也周語天地所胙林註報也林注為樂室於地之下而縣鐘鼓疏禮兩君相見入門而縣焉外堂而樂閾又宴入大）此盟明神殛之（殛（入）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上）使也隊（去）失也）

（罷音皮）奔忌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贄幣也○好（去）惡（入）並如字又皆去聲（笛）音災）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去）背叛（去）不（入）來（平）在（去）王庭（平）者（上）有渝（庭多謂不來庭中井云不庭不是畔違不相朝會者庭宜指覇主之庭不當指王庭襄十六年傳同討不庭註凡諸侯朝聘皆成禮於庭中故欲同討不來庭服者秦云服福也周語天地所胙林註報也林注為樂室於地之下而縣鐘鼓疏禮兩君相見入門而縣焉外堂而樂閾又宴入大）此盟明神殛之（殛（入）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上）使也隊（去）失也）

（隊直類反）才故反）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與楚成（合）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間（去）厠之間）宋（間）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相（去）音息亮反縣（平）音玄）郤至將登（登堂也）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焉（縣鐘鼓也○相（去）音息亮反縣（平）音玄）郤至將登（登堂也）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

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去）賜也○施（去）音如字又始豉反）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代（去）更也）下臣不敢（此言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相見）

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遺（去）唯季反焉（平）於虔反）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以一矢相加陵相遺與也）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間（去）鉄則脩私好○間音閑）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去）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看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夕暮見也中井云享主禮讓宴飲食）

（云莫（本亦作暮）門秦隷夏大抵朝賓入門奏樂聘客至庭乃奏又縣當在庭今地室而縣將登金奏欲以驚賓耳飾辭樂屈其驚走之意）

（重之（直用反）正義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鐘鐘以金為之謂之金奏朝賓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

（之治（直吏反下注世治同）享宴（許（去）文（平）反舊又許亮反又作饗音同）飲（於（去）禁反又於鴆反）肉（音見）乾（音幹）

正義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唯當用此一矢以相加陵相遺與也）

（加遺加陵也遺與也）

（秦云享有體薦（晉十六年傳文設几二句昭五年傳文聘記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夕暮見也）

不倚（於綺反）足以講禮而已矣不厚其宴則折俎（側呂反）既設而不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則折（之設反）飲不食作解

朝而此刊詩言諸侯以武夫為城郭而扞蔽其民人也

（直遥反）城郭而扞蔽其民人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隣國所以蔽扞其民○（扞）戶旦反又戶旦反本又作扞

秦云世治無事公侯之與武夫與人扞難而已不侵伐他國世治則公侯同於武夫同其腹心相共扞已民而已亂則使武夫同於扞難公侯其公侯欲拓境土制干城禦武夫以從已志以為腹心今害鄰國

（朝直遥反）徐音朝之朝

陸貞山曰所引二詩各屬治亂

（居勠反）趙趙（一音居虐反）武夫同其腹心相共扞已民而已亂則使武夫同於扞難公侯其公侯欲拓境土制干城禦武夫以從已志以為腹心今害鄰國

（戶旦反）扞本又作扞

（音博）為搏傳遂云世治尚文德武夫以駿之（市俊反）以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城世亂尚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為搏噬之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

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古反）道過（古反）又古禹反

製其腹心言能制御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為惡

秦云一說外為民之干城內自制其腹心之人也是腹心亦乱也非詩之正

中井云食言負盟則范文子不能獨守信故云死無

（古盧反）伯盧（力旦反）又音盧

曰也謂受神之罰

秦云宣公卒于成公負芻立

秦云乞師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過成其計故言召或容辞說言乞則不得不與也中井云不言徵而言乞魯人記之故也

亂則及之（略）其武夫以為己（如字）○（能）為于偽反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為十六年鄢陵戰張本○（語）魚據反（馭）謁晚反又一建反）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郤至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夏五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乞師謙辭○三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盟○（盧）如字亦作廬）秋七月

公至自伐秦（傳無）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致君命）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張本）三月公如京師宜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使所吏反）孟獻子從王以爲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行人之禮故王重賜之○從才用反）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子劉成二公不書書加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兵不加秦是盛肉之器受脤于社

而惰徒卧反

爲介音界輔相息亮反下同

孔晁云行人使人也以使人之禮禮之爲侯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林註傳明晉侯不與朝王正義云宜者祭社之名脤是盛肉之器受脤于社出兵祭社之肉也脤市軫反盛音成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天命之性人能循性則順命而致福不能則棄命以取禍秦云中中和之氣也命者人所稟受度也安井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對爲獸虫多受偏氣以生而言命有二焉一謂天付人以智仁勇之德中庸天命之謂性是也一謂天付人以吉凶禍福于夏白瑕張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本正義之往也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補正云玩註亮反當作養以之福傳本誤耳又祭肉有燔而薦者因謂祭社之肝肉也脤祭社之肉也故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養神爲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膰音煩）戎有受脤（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爲成肅公卒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宜己命）○（相）息亮反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逮音代一音大計）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

戮力呂靜宇簡卿○同今本戮

重力直用反

辟麗 力知反○今本亦驪　畀我 必爾反本亦作俾下乃注同○今本亦俾　甲冑 直又反　之疆 居良反　不詢 思巡反　擅及 市戰反

肉爲膰、
安井云聖人因天地之中以制禮勤之卽所以養命也禮不下於庶人盡力以勤其業又禮意也、
惠棟云戮力本皆作勠說文曰勠并力也　秦云林註晉文以僖五年奔狄處狄十二年適秦、卽世卒也在僖九年　悔謂秦悔伐晉師于韓納文公于晉在僖廿四年、擐貫也、征征伐也秦居西故以諸侯爲東一說征取也猶召也想此時有諸侯朝秦者今無所考、　中井云時無諸侯而稱諸侯文致也必以從師者而言凡此前後多矯誣失實者何必迂囘作說
安井云劉炫以爲誣秦衛

獻公之女、○[好]呼報反[戮]音六、又力幽反、字林音遼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狄衆擧所恃大國、○[辟]音避　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成功于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爲跋、○[擐]音患[跋]蒲末反　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場]音亦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兼言大夫、諸侯疾之、將

愆懼 丘勇反　蔑死我君 本或以我字在死上非　殽地 戶交反　奸絕 古干反　滑 于八反　撓亂 許高反　傾覆 孚服反　之隕 于敏反下同　逞志 勑景反

案此篇晉詞多誣劉說是也、不弔猶不恤也不若不孝不仁之不、
安井云弔恤也七年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季孫訓弔爲恤以訓此弔極爲允當、
秦云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輕蔑文公以爲死無知矣謂褻公寡弱而陵忽之伐保城傳無文且此時輕行襲鄭不得在道用兵故爲誣也　迭軼通用侵突也玉篇云軼車相過也陸粲云保城不知其處或是近滑之城秦師過而掠之彼傳偶不言耳何用知其爲誣也
安井云保城蓋晉所保守

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遥致此意、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不弔不見弔傷、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迭]直結反、又音逸[費]扶味反[緱]古侯反　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撓]乃卯反　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弒成王、○[見]賢遍反　穆公是以不克逞

停我（勞反）

秦云黃河千里而一曲、

不復（扶又反）

中井云東道之不通謂東諸侯之與秦不相交林注秦不通道于東方諸侯則秦康公自絕晉好所以不通

安井云陸粲云稱舉也言不肯加患於晉而舉盟衡宰言秦不欲與晉和不肯稱道盟事

志于我、逞也、穆襄卽世康靈卽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之自出、甥、外也故杜注曰晉欲求解於秦繹故古同聲食苗爲蟹食節爲賊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蟊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蟊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闕其月反又如字、或莫侯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悛、改也、○悛七全反入我河曲、悛、七全反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坂縣入河、○涑息錄反、又音速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尺證反曰、庶撫我乎、望秦撫己、晉、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稱尺證反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難乃旦反入我河縣、焚我箕部、及夷我農功、夷、傷也、○部古報反及劉我邊垂、及、劉、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復音服、又扶又反君又不祥、我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隗五罪反、廧在良反、咎音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厲公自如不得不稱寡君、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

箕（音其）

陸粲云夷亦戮也周禮鄭注夷者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芟夷同重言之者以圓文耳、爾雅劉殺也方言虔殺也重言殺者亦圓文耳、說文垂遠邊也陲危也其義各別尚書歸注虔劉我邊陲謂相擾奪以相撓擾也

部、芟夷我農功、夷、傷也、○部古報反及劉我邊垂、及、劉、殺也、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復音服、又扶又反君又不祥、我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隗五罪反、廧在良反、咎音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厲公自如不得不稱寡君、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

同好（下文皆同）

寡（呼瓦反一音如字）君者（讀亦入）

阮元云寡君此準上例疑祥善也、○背棄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及、與也君之仇讎、而寡人誤之、阮元云寡君此準上例疑祥善也、○背棄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及、與也君之仇讎、而

惡君（烏路反下同）文公所弁之狄傳不言赤白、疏管於曰狄或別有昏姻不必赤狄之女一說有常作又古字通用王云廣雅應受也言狄人受君之言且憎君之無禮是以來告我也

秦云二余字秦伯自道楚道秦人用心不壹其盟不足與固故宣示諸侯以懲劒不壹之人斯即也或屬上句語助也

以懲（以直升反）

要也（一遙反）此文長牘必非口宣傳氏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侯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時人以侯為賢論語雍

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吳）戶老反（井）音恭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往來）猶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嚋就寡人（疾亦痛也嚋嚋親也○嚋女乙反）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罃）韓厥將下軍（代郤錡）郤錡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至）郤至佐鋼（荀罃佐之（代荀庚）趙括（代趙之）趙旃將新軍（代韓厥○旃之然反）郤毅御戎欒鍼為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鍼其廉反）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士○帥所類反乘）

將中軍（子匹反）

麻隧（音遂）

繩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獲有功亦無所譏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差初

也之言可證西仲云此文所謂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作者本屬蛟室屠樓讀者何妨鏡花水月今唯裹繹大意可矣

左繡記獻子語見非徒以絕秦曲說口舌得功也馬宗璉云劉劭爵制曰秦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師入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列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又曰不更者為軍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疏漢書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譏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差初

商君為法戰斬一首者賜

經扶風 ○本迓作訝 五嫁反

子般 音般今班 ○本子印一作 一反

守 手又反

爵一級、其爵二十等、不更第四也、

秦云、爲不以曲者、敵直故不書戰、則僖十五年韓之戰、雖秦直晉曲、亦書戰、諸侯親行不親戰、蓋皆別次以待戰也、

疏迓迎至秦地、

按因大宮不能入、還屯軍于國中之市也、從公子班之師于市而盡燒其市、此系難知、但同時被殺、必是近親、故相傳爲此說耳、正義、子如即是子班、據傳可知、以外無文、

欣時、徐云、或作欣、亦音欣、公羊傳作喜時、宜音忻、

秦云

佳反、又初宜反、更音庚、女音汝、復扶又反、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北高陸縣入渭也、○麗力馳反、迓晉侯于新楚、迓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新楚皆秦地、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爲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班亦作般、訾子斯反、大音泰、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焚燒也、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駹武邦反、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芻初俱反、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

不討逆者、成其惡也、他日侯其來而執之、非霸討也、

義不食其祿也、

渠丘公卒、犂比公密州立、安井云、定公聽夫人之言、見林父而復之、故從國逆之例、書曰歸、

賤聘而貴逆之禮也、故昏禮唯書逆女、而不書納幣、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壽宋人、故從而書之、魯使大夫納幣、不書、乃其常耳、非闕絕也、

衛定公卒、子獻公衎立、秦桓公卒、子景公立、

宜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爲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於蒲、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

傳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

正義曰世本孫子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

又以爲如字或于偽反又音又而有中井云晉成家猶言晉成國必見伐故亡氏也

安井云復之傳釋所以書歸

子相息亮反注同叔傲德無過可罰故雖設觴爵不用之也兒是獸名觴是爵稱知兒觴以兒角爲觴

其鮫匹皮反又扶又居良反下同也周禮觴其不敬者是所以罰不敬也鞮鄭也著設之貌○鮫音蚪

正義云詩小雅桑扈之章言設爵不用之意君子好禮與於燕者皆思柔順之子以窮殖

苦成叔傲竇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鮫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觥鮫然不用以兒角爲觥所以罰不敬鮫陳設之貌○傲五報反食音嗣兕徐音似觥古橫反鮫音蚪

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正義曰世本孫子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

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衛侯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大國又以爲援請不許將亡雖惡之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大援音又

○惡烏路反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郤犨苦成叔成叔郤犨竇惠子相佐也相禮惠

而復之復扶又反位衛侯饗苦成叔禮也

郤氏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

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爲十七年

罕伐許敗焉爲許所敗必邁反○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也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

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音捨族謂不稱叔孫○舍音捨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辨微而義顯○辨音辨尺證反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而無所汙曲○汙憂于反懲惡而勸善善名也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成此五者

衛侯

子行（苦且反）

汙爲辽矣

杜注夫賤者之稱、

國也（音扶）　不聳（息勇反）　盡寘（之豉反）

秦云本以東門爲氏至襄齊紹歸父之後改曰仲氏、

經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

有疾使孔成子寧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姒、定公妾、衎、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已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內如字、又音納、酌市略反、又章略反）烏呼、天禍衛國也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也夫、吾不獲鯓也使主社稷、（鯓、衎之母弟、○鯓大市纘反、一音專）寶器、○舍音赦、或音捨盡寘諸戚、（寘、置也、戚、孫氏邑、）而甚善大夫、備、亂起、欲以爲援、爲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安井云曹伯有罪亦來會故從服異之例書曰同盟

經 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名同盟）楚

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

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

其大夫山、（不書氏、明其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

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之、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鰌息協反、鰌音秋）許

共公（音恭）　欲挾（音協）　無咎（其九反）　同好（呼報反）

世子成（音城）

正義諸侯不得相治欲歸之京師使天子治之禮也釋例曰執諸侯當歸于京師而或以歸或歸于諸侯師而或以歸或歸于諸侯皆失其所從實而顯之義可知也

安井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是國人逆之故曰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宋至晉而云自晉者華元之出宋人以出奔晉告則其歸不得不言自晉經從告詞而書之耳、

秦云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

鄢
林注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自是大夫自爲會矣
疏雖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者
正義云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若乃肆於民上人懷怨讎諸侯致討則稱某人執某侯衆討之文也諸侯雖身犯不義而惡不及民則不稱人以執之
應天正義曰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聖人達於天命識已知分若以歷數在已則當奉承靈命不復拘君臣之交上下之禮舜禹受終湯武革命是言違節者也若自知已分不合高位得而不取與而不受子臧季札衛公子鱄之類皆守節者也下愚之人不識已分僭張妄作取非其理于紀亂常古今多矣卅叶無知之等皆失節者也子臧自以身是庶子不合有國故言爲君非吾節也
世本公孫壽生大司馬虺虺生司馬澤也華父督生戴世家生秀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也莊公生右師戌戌生司城師也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瞶瞶生司徒文大司寇子蕡蕡生小司寇朱也桓公生向父欣欣生司城皇守生小司寇纏及合左師也

將見賢遍反
應天應對之應
不拘九于反子囊乃郎反
以庇必利反又必至反
暴蒲北反
數戰所角反
少師詩鄭箋同反下
冠古玩反
向帶音本又作帶本亦帶音泰
大宰音泰

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爲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爲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爲司城莊公孫向爲人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以爲弱故殺之公子肥其枝黨肥文公子華元曰我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舒涉反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

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

諸侯將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八月宋共公卒爲下宋亂起

楚將北師侵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

戊在音恤

孫鑛云凡記宋事必備述六卿名他國則否想出宋史舊文

安井云言華元獲爻深德桓族雖許之討必不敢討林註恐國人怨桓氏遂華元遂滅其族

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レ能レ討レ之、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蕩澤ヲ

二華戴族也、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華元喜

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ヨリ

師及必討、是無桓氏也、恐レ華元還討ノ蕩澤弁及ヤ六族ニ、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

師苟獲爻、雖許之討必不敢、言レ畏レ桓族ノ強ヲ、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爻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ヒ晉楚之成、

勘子反以免宋圍ヲ、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戍、桓公曾孫、言ヒ桓其賢、華元必不レ討、桓氏雖亡、必偏、不レ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

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

故去起呂反　於雎許惟反又音綏

登丘而望之則馳絕句

水涯一作崖音宜

登陴音脾又毗支

子山、即蕩澤名出字澤世本則以澤為名宋詳、非桓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ノ宋公

釋文雎音雖又音綏睢陽水在宋城西、

秦云今不從華元而歸則不得復入宋矣、

陸粲云說文云滋坪增水邊土人所留者又曰決行流也言去土而行水也、秦云閉宋城門登陴守禦、

林注為十八年魚石復入彭城傳、

去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雎音雖華元使止之不可、

於雎上、雎、水名、五大夫、同族、罪及將出奔、○雎音雖華元使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

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

今不從、不得入矣、不レ得復入宋、○復扶又反右師視速而言疾、

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亦馳ノ逐之ヲ、○登丘而望之則馳絕句騁勅景反則決雎、滋、滋水

騁而從之、五子亦望之則馳、決、壞也、○滋市制反滋音怪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

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華元使向戍為左師、老

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戴公晉三

樂喬（以灼反）秦云三郤郤錡郤至郤犨也害嫉也、

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犁（州犁力兮反）惠士奇云此周廟金人銘也其詞曰古之愼言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故云予好直言必及於難、

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而驟仕救反）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傳見賢遍反）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惡烏路反好呼報反）

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著樹直略反）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甫水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

詩譜考私本民傳卷之十四

疏此時欒書尚在厭柔爲卿而得名見經者蓋以攝卿故書、

諸公被執者皆諱不書此會公爲國內有故不及戰期雖不見公非公之罪是爲恥輕故直書之、

安井云魯衛齊三國皆不及戰而晉侯信讒獨不見公罪在晉故經書不見公以貶晉侯杜不喻傳以記事經經故云恥輕於執止、

粗矣、

林注王臣始與戎、

秦云季孫意如得釋而歸書意如至自晉此行父得釋不書至者從公而歸厭於公尊故也穀梁以行父

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黶黑爨書字○黶於斬反又於琰反）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鄢於建反又於虔反）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

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書至者恥輕於執止）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氏王卿士子爵）曹伯歸自京師、（爲晉侯所執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于苕丘、（苕丘晉地、）之（舍之苕丘明不以歸人非使人○苕音條）歸冬十月

至不致者爲公在故安弁云曹人請於晉故從國逆之例書歸

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公子遂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無傳

近鄭附近之近

經五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傳云十一月己酉定王崩明天王之爲定王而已無他義也亦明勝子之爲文公與鄭伐宋毫不相涉宜勝小國與宋同屬於晉未必爲宋鳴力以禦鄭何必因其有喪而伐宋

陂彼宜反

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刺七賜反殺也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爲晉起

夏四月勝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勝宋之與國鄭故伐宋傳舉勝侯卒侵伐告傳言實他皆放此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鉏仕魚反又在魚反汋七藥反又音酌市藥反退舍於夫渠不敢求師不敢備○夫音扶敢音扶豫反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覆敷目反一音扶又反汋音勺七略反

覆之一音芳又反

徵鄭初志侵宋而已及衆人敗諸汋陵侵變爲伐故經言覆傳言伐耳于於一聲之轉經專用于傳則于於錯出考其用字之例地上多言于事上多言於然亦不能畫一比于本或作於當以作于爲正

常棣反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之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

爲于僞反

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士代荀偃燮代士荀偃佐之偃荀庚代郤錡將上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子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

居守手又反

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爲先歸張本○句古侯反與音預）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過古禾反）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群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具下應上）各知其極（極中也詩頌言下先上）忝爾心（忝辱也）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極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敦厚也厖大也）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好呼報反）義不建利（不詳事神）瀆齊盟（瀆徒木反）無所歸咎（咎其九反）民生有主而各有分（分扶問反）以事其上（上時掌反）是以有禮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主（主齊桓）瀆齊盟而食話言（信不守物話戶快反）而疲民以逞（逞快也）刑不正邪而苟快意（快於夬反）民不知信進退罪而幸賞（幸胡耕反）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反音返）曰我僞逃楚可以

敦厖（厖莫邦反）言先王使民得中也民生無不於汝先王得其中正敦文侯說上事以謂戰陳人皆致其死命補其殺傷窒竅之處（窒安井云齊肅也）

濟齊（濟徒水反）盟好（好本或作于）時（音皮本亦作陂下注同○令本亦複）而罷（罷音之一反）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正謂伐晉是也

所底（底丁禮反與底別）安井云人各憂其身命所至止如何也底本或作底

裹列（裹息浪反下同）

非使（使所吏反）

下應（應對之應烝民之承反注同）

正義曰詳者祥也古字同耳釋詁云祥善也烝民生即德施惠也用利即義建利也時順即禮順時也上下和以下即總論上事而包刑正信守二句也是以神即詳事神也中井云生厚衣食而言用利以財貨器械而言用利謂民之財用之利安井云各知其極此極亦當訓中言人各有所宜守之中上下皆知之烝民之中上下皆知之秦云先王成立我之衷

以紓音舒
輯車立反作輯音亦同又集八反○本亦作輯
顧炎武云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
安井云不振旅不反命皆役中之事則不復從亦役中之事豹謂從猶就也謂就敵軍郤之役晉上軍不敢整頓其師猶可以一戰矣而荀林父一敗輒走不能復從楚師而軍故云不復從
厭於甲反徐於輒反本又作丐
范匄
晉疆之良反
晉疆之是也
林注晉軍勝楚是天感晉於亂亡晉不勝是天畀晉以安存童子豈知此意
安井云寇儔也
晨壓以疏行首非次開營壘之
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
安井云行首猶言行前謂下同側百反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古害反○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蹈行首者當陳前決一開營壘爲戰道○行戶郎反又如字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窕勅鳥反路反又如字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在陳而益有聲各顧其
王卒子忽反下皆同況元反又本又作喧○本喧又作喧今亦
間隙也隙可乘者有六馮氏云二卿惡至於在陳間是六間也合而數以下乃複說也
秦云晉語有五間兵者陰之道故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盡兵家忌之

譁音華又作嘩爲檜音會

安井云釋文巢說文作轈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秦云櫓澤中守草樓也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

左繡王曰以下九也字七矣字一乎字歷可指尤妙何也字只一見無問答痕迹

張幕中井云聚中軍張幕徹幕其麗皆乘皆下並是敘事矣非問辭唯聘而左右何也及戰乎二語爲王之問辭而已

塵上時掌反

爲行公反下同

左將子匹反下去同

帥所類反下元同

秦云厚陳厚也

按中軍王族四字連讀僭廿八年傳以中軍公侯橫擊之註公所率之軍林註元字句一說王字句王引之云襄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

後莫有鬬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巢說文作轈兵車高加巢以望敵也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顓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左右帥車右○乘繩證反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也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宜申年奔晉○賁扶云反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謀且謂楚衆多故懼合戰與苗賁皇意異○懼徒旦反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也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火之象故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無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陰厥故曰南國蹙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也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火之象故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無變○蹙子六反射食亦反中丁仲反元王中厥目○蹙子六反射食亦反中丁仲反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國公欒鍼爲右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步毅御晉厲郤毅御戰乃孝反又徒較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避也步毅御晉厲郤毅御戰乃孝反又徒較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避也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

戰禱敗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云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章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情且謂楚衆多故懼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三集以攻之章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益謙案三軍萃於王卒三萃二文不同必有一誤引之

丁老反或丁反報

萃於似醉反

陽長以攻其王族三皆當爲三說文曰三繒文四鄭註觀禮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晉六年四萃之文足以證之

丁丁反

瀫南古狄反

共王音恭

正義此既不用周易而別

爰公古冶反　爲於僞反　遠其于方反　掀公況甲反　掀公族之兵　疏有元師之大任何得專之　在公君前故子名其父　且侵官也載公爲侵官　慢也去將而御其失官也　離局姦也遠其部曲

爲之辭益卜筮之書有此類筮者據而言耳詩邶柏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爲日故爲諸侯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來公耳非謂宗族之兵疏有元帥之大任何得專意慶之而爲御也釋文掀況甲反又況乙反掀也胡根反一音虛言反字林曰舉出也火氣也又丘近反

首御鄭成公唐荀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

在八公反　馬得卜離爲日故爲諸侯　遠其于方反　掀公況甲反　掀公族之兵　疏有元師之大任何得專之　在公君前故子名其父　且侵官也載公爲侵官　慢也去將而御其失官也　離局姦也遠其部曲

柏舟鄭箋云日君象也說卦離爲日故爲諸侯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來公耳非謂宗族之兵疏有元師之大任何得專意慶之而爲御也釋文掀況甲反又況乙反掀也胡根反一音虛言反字林曰舉出也火氣也又丘近反

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

在八公反　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　馬得專之　且侵官也載公爲侵　慢也去將而御其失官也　離局姦也遠其部曲

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謂元帥之職

馬得專之

在公君前故子名其父　且侵官也載公爲侵　慢也去將而御其失官也　離局姦也遠其部曲

大任謂元帥之職

官○冒莫報反又莫北反　失官慢也　離局姦也

官○冒莫報反又莫北反　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其失官也　離局姦也遠其部曲

力志反注同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

掀況甲反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

淖

掀況甲反

淖奴教反　掀況甲反

奴教反許言反

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其能陷堅○尪烏黃反蹲在尊反又

在損反一以示王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子

以射奄王

在損反一以示王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子

才官反

王怒曰大辱國殘其謀○知音智詰朝爾射死藝

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如字因音汝　呂錡夢射月

猶明朝是戰日○朝如字因音汝　呂錡夢射月

中之退入於泥

中之退入於泥

姬姓　異姓月也

姬姓　異姓月也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呂錡魏錡○射食亦反　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

呂錡魏錡○射食亦反　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

錡自入泥亦死象○中丁仲反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

錡自入泥亦死象○中丁仲反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

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

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

弢弓衣也○弢他刀反

弢弓衣也○弢他刀反

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之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

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之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

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字

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字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

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韎莫拜反又音妹跗方于反注之樹反袴苦故反

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韎莫拜反又音妹跗方于反注之樹反袴苦故反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　郤至見客免胄承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　郤至見客免胄承

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

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

七札側八反又側乙反　中項丁仲反　夸主苦瓜反　韎草徐莫蓋反而屬章玉反

七札藝禁之令不射也故下文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

林註俛其首甲而趨走疾如風皆致恭也疏韎草莧赤也韎聲也茅蒐經草也茅蒐即今之蒨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腰以下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及袴跗注承之以至跗故杜云與袴連安井云釈文近如字一本作與衡案作與是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云間猶與也若作近義不可通

介者音界 周禮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介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擅是也說文擅舉脅賜命故首下手也其勢如今之小不敢自安爲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賜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也與揖相似

使者所吏反下注同 別赫按一說擅舉手下首

今擅字林云舉手也 陸粲云言諜則非輕兵矣蓋兵交必有諜在其間所以覘候形勢

輕兵遣政反又如字 秦云諜軍中反間也時鄭軍亂走使輕兵獨出其間逆距鄭伯亦諜之類也鄭伯前視輕兵不復顧後因得自後登其車以執鄭伯

內旌音納 旌鄭伯所建當是交龍之旂 戕盛旌之囊也左繡云子在君側斗他緊急隨君也與下句不連

甲胄閒猶也 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命賜故敢肅使者言君辱賜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

爲于僞反 揖也 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也從逐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

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諜戶昏戶本二反 本二嫁反 翰音諜輕五 弗音韓 厥反 繩證反 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

亦止石首曰徹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癸乃內旌於戮中癸戰在閔二年○去 戮戶扃反 唐苟謂石首曰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

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軍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己當戰死楚師薄於險薄迫也 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王有死甚之命 再如琰反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

搏音博 軾音式 殪於計反 盡殪如字徐音賚

丁仲反 朊之設反又市列反 囚楚公子茷本又作伐 茷扶廢反 樂鍼之麾也

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目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夫音扶 好呼報反下同 臣對曰好以暇暇閒也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

爲國于僞反 故之不免也我不如子之乃射食亦反 再發如字徐音賚 盡殪於計反 搏音博 軾音式之麾許危反

日臣人實反 使者所吏反下及使同 按麾是彤旟是神此二字包括七書 林注雖急遽之中好以閒暇爲勇

間暇音閒 燕飲器也

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

重○往飲於鴆反 公許之使行人執燕承飲造于子重承奉

得高苦報反 某使人自名也、

陸粲云識記也謂其能記往言也、

不得猶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左纁豆而戰見星三句求上頷下章法亦整暇之極

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從才用反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復扶又反 旦而戰見星未已

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 補卒乘補死卒也 繕甲兵繕治也 展車馬展陳也、 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也、 晉人患之

乘繩證反 展陳如字 御曰似後反 蒐乘所留反 蒞臨音閭 申重直用反

陸粲云周禮肆師展犧牲鄭注展省閱也

正義呂氏春秋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酒

苗賁皇御曰蒐乘補卒也、蒐閱也、 秣馬利兵秣穀馬也、○秣音末 脩陳固列脩固堅也、○陳直覲反、又如字 募食申禱申重也、 明日

逸縱而進之、安井云史記晉世家淮南子人間訓皆楚世家、逸縱子用反 能見作賢陽穀依文賢字在上賢遍反 以長

三日穀本或作館日誤也 穀韓非子等、安井云晉入楚軍屯也、此謂營壘、 君幼幸昭註晉君我馬之前、

泰云子反之卒不奉其實 臣之卒從此已前皆子反之事矣、

王宵逃矣子反亦引過謝之而亦聞之矣與子亦見先君之事矣對、

疏微無也縱使雖無先大夫有此萬事今大夫將義命已敢不以爲之義乎、

復戰乃逸楚囚也、逸縱也、 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粟也 之苗賁皇御曰蒐乘補卒也、蒐閱也、 秣馬利兵秣穀馬也、○秣音末 脩陳固列脩固堅也、○陳直覲反、又如字 募食申禱申重也、 明日

日也○夫音扶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也 佞才也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 楚師還及瑕瑕楚地、 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重敗王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 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

盡圖（戸臘反）

安井云此傳釋經所以書不見公杜注未盡、

聞之矣盡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言以義命己）側敢不義（言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王使止之曰（無咎高固子）無咎高固子、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壞戸怪反一音懷隤徒回反）宣伯逋於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季文子孟獻子）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難乃旦反）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姜指之曰（女不可）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公子）公待於壞隤（壞隤魯邑）申宮儆備（申宮儆備宮名）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

設守（于又反）

儆備（京領反）

子鉏（仕居反）

冯氏云守于公宮是穆姜之所忌、

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謂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公（魯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鎮安）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而僑如奔齊（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以伯一音霸）遺（失也）以伯諸侯（言為無罪）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為曹伯歸不以）

殺（音試本或作弑又及下文同）

不復（扶又反）

人使私為食而宿還後生名告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
賢牢過齊娶于國氏生孟 伯如字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
炳仲子乃云宣伯奔齊穆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
子饋之則豹在齊多年僑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
如始往故服虔以為叔孫 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守手又反
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 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守手又反
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
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為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
魯請逆 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
中井云使者是聲伯所遣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豹之介○食音嗣
之使者也非介上文師逆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豹之介○食音嗣
以至謂使者以逆師至也 作聲伯而後食本亦
是叙事非戒辞蓋聲伯為 因奔齊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
食於郊而與使者約以不 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遷于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
食而待也及使者以逆師 後食忠也諸侯遷于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
還則不食四日矣如約於 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遷于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
是先食使者而後自食也 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
赫按聲伯心期使者以逆 後食忠也諸侯遷于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
師還即犒勞之為食以待 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遷于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
之使者經四日而還故先 後食忠也諸侯遷于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
不與音預 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遷于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
後食忠也諸侯遷于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
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
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頴上戊午鄭
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之宋衛不書後也曹人

食使者而後已亦食之也
中井云與使者約恐非將
士所為

秦云待待賈命也

我鄴世反

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
臧自還子臧謚
不出仕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
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
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
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鄴蔑也蔑孟
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
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
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廩力甚反使子叔聲伯請季孫
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

國、親於公室、親舊甚於晉公室○(去)起呂反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徵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爲晉讎、郈讎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宜、成亲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郈讎請邑○(衣)於既反下文同　則丈音扶若朝如字吾爲于偽反　相二息亮反

檀弓、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不衣帛、不食粟、見襄五年及魯語、

使聲伯使事不成、則必以辱命得罪、是爲兼善人、

召上添後字看、一說此時即召叔孫豹孫弁齊在僑如前、故其生子等皆在前年、

友(食)舊如字、對上句、應作嗣音、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圖之乃許魯平、叔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爲戒、十二月、季孫及郈讎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爲羨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一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難)乃旦反　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夫人、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傳亦終言僑如之依晉侯使

偃與謀音預　始見賢遍反　亦間徐音閒厠之間讀者或如字

韓厥爲下軍荀罃佐之郤雙將新軍郤至佐之

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單

周語郤至求盖七人亦有

子語諸大夫曰（語魚據反）温季其亡乎（温季郤至）位於七人之下

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

況在侈卿乎魯語又云爲

不見（賢遍反）是圖（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

位在八而求掩（掩上功）其上（稱己之伐）怨之所聚亂之本

也多怨而階（階梯）亂何以在位（怨爲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

怨咎

經　十有七年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夏公

會尹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故假天子威周使尹卿會之晉爲

晉未能服鄭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于盖降爵）六

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

始益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可用也安井云賈逵以二傳爲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賈說可從正義釈例曰魯大夫卒其意內則不書地傳稱李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明貍脹非魯地矣定公卒宜公痙立（貍力之反）

泰云襄十八年楚公子格侵曹滑胥靡定六年鄭伐周馮滑胥靡故杜知之高氏鄭地（獲徐居碧反）（爲賈音致）

無咎出奔莒（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九月辛丑用郊（無傳將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無傳將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

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十有一月公

至自伐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脹（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貍脹闕○脹市軫反）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

貜且卒（無傳五同盟○貜俱縛反且子餘反）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

郤至楚人滅舒庸

傳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虚滑（虚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虚起居反）衞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爲

治曲 直吏反 驕侈 尺氏反又尸氏反 與婦 音預 人 徐如字 于閎 音宏 相冒 亡報反 讁我 直革反○今本 譴責 遣戰反

纂云、大祝宗人、祝、之六反、何休云、人生有三命、壽命、保度、隨命、督行、遭命、擿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解之、

柯陵首止、終伐鄭之事、釋宮云、宮中衖謂之壼、衖門謂之閎、注、衖舍間道也、閎、衖頭門也、中井云、陸貞山云、蒙衣者、為婦人服、以自蒙冒也、蒙衣、偽婦人蒙頭之類耳、當時蓋亦有此服也、士昏禮加景、註、景之制、如明衣、加之以行道、禦塵、此齊納后禮、有加幪去幪、景同蓋頭之從來尚矣

質於楚。侯獳、鄭大夫。○髡、苦門反。獳、乃侯反。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曲洧、鄭地。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戲、許宜反。洧、于軌反。晉范文子反自鄢陵。前年鄢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難、乃旦反。祝、之又反。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閎、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

相靈 息亮反 下相氏同 處守 手又反 又守 而索 所白反 注同 刖鮑 音月 又五刮反

纂云、謂、猶告也、召而告之、使故其所為、故久不出、所以激怒夫人、高鮑以君將至、故閉門蒐索外客、

焦循云、淮南子說林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注、鄉、仰也、葵之向日、始見于此、曹植增其說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回光、終向之者誠也、葵有數種、有蜀葵錦葵黃葵蜀葵冬葵、葵也、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

子。鮑牽、鮑叔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臥於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讁、譴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頃、音傾。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宰、家臣。○句、其俱反。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

爲謎、不令其老故捨之令生嫩梢其根存則明年仍生以其根能生梢肥嫩供食充美是葵能自衛其根

孔子謂葵猶能衛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爲尚日他亂不能危行言孫〇知音智向日者一名側金錢所謂秋葵之種也

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

生嫩梢其根能生梢肥嫩供食充美是葵能自衛其根

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屠行言孫〇知音智

冬諸侯伐鄭夏

秋葵之種也

泰云山海經神困之山黃水出焉東流注于洹

洹音桓今在袁州

涉洹

洹音桓

一月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而還

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〇洹音桓今在袁州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出汲

洹音桓

或與己

與音洛

瓊瑰食之〇瓊古同反瑰戶暗反

泣而爲瓊瑰

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在已也占象衆人不隨是無衰兆也夢兆無徵於已或應在它事或云懼不敢占理有當生占爲無傷理有當死豈成數占夢而已哉安井云見妖而不爲妖妖不能爲害聲伯恃衆始敢占妖夢是其心未嘗能慥

盈其懷淚下流也化爲珠

珠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

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懼不中爲此歌

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

於妖鄙恃其衆所以言之之夕而卒也

赫按人事世道隨於其開而所尚者自異驗之人之一世少而尚怪至壯尚奇老則歷事用智頗熟其見識非少壯比必尚經常不復言怪與奇也夫談怪者多於下愚與上世好奇者多於凡庸與中世說常者多於上智與後代今見聲伯所爲有似痴兒者何其無知也而如是篇固上世之書豈談怪者之多矣

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

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〇莫音暮數所角反

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〇佐子賀反

高氏難晉甯喜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爲明年殺國佐傳〇降戶江反

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〇難乃旦反

克以穀叛疾剋淫亂故殺之

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

逐如盧師殺慶

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下

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

及自鄙陵欲盡去羣大夫而

立其左右終如士燮言

晉童以晉克之廢也怨郤氏童晉

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晉克

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

魚矯（居表反）而梏（古毒反）之、梏、械也、

泰云林註是欒書設計使公子莊告魯公也、郤至私使人召楚子來伐魯已爲閃應也守氏云召寡君與怨郤至同句法謂以二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戰欒）

軍帥（所類反）居守（手又反）使（所吏反）君盖（戶臘反）覘（物廉反）之（伺也）（晉司又絲又翻反）

事召楚子也寡君下不可句此此役也晉襄公生少子捷號荀叔叔生惠伯談談生周林註君何不試使郤至奉使於周室而察其有無欲奉孫周之意時孫周在周欒書私使孫周見郤至田獵之禮尊者先殺

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

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欲周壓郤至言楚使楚公子茂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

郤至實召寡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茂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

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公

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晉囚公子茂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

（使所吏反）又如字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

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

安井云欺謾也謂輕侮之郤至射殺寺人於公側故怒爲輕侮已也

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殺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

季子、郤至、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射食亦反）

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公室）○（偏彼力反）敵多怨有庸、計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欲攻公

朱註君有臣而君自殺之其何得責君乎不可謂君有罪也

陸粲云爭命言不受欲殺之命而與之爭也傳曰晉公子重耳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

泰云言已雖死君亦爲君所危

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知音智下同）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

清沸甫味反　林註僞若二人將訟曲直於郤氏、正義、三郤慮公殺己謀欲自安未及謀而結衽反　已死故云將耳非謀不至坐處而甚反徐而鴆反　謝也、位謂當時隨使所坐之處此時已至榭矣、昌慮反　中井云威君威也言吾非怯惰不能抗也畏君命之威也是以逃而不抗矣蓋不欲抗君命又不甘心於小人所及欲歸而從容就死也故逃耳、

安井云釈文軌本又作究、音同衡按軌假借字本或作軌非外謂外廷內謂近臣故云乱若是外國當言一朝如字

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省憲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死罪無反心

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魋徒回反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僞訟者僞與清沸魋訟三郤將謀於榭武堂郤錡若成叔郤犫坐處也駒伯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

温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

凶賊爲害故曰威當爲藏、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

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德緩遠○御魚呂反下同御軌以刑刑治

馬宗璉云賈逵曰匹麗氏晉外嬖大夫在冀者杜注未全本賈說與下非冀縣門外不貫、

赫赦違兵謂違背晉討趙氏之兵示不與黨以守恩義、

秦云宣四年鄭子家云畜

為軌本亦作究音同

寇不得言乱下文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詩三郤益信外指外廷也周礼冢宰掌王宮中之事欒書時為晉政當周室冢宰之職故亦謂之內狀

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德緩遠○御魚呂反下同御軌以刑刑治

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德緩遠○御魚呂反下同御軌以刑刑治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近

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施如字或式豉反

及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晉童劫而執之故云辱寺

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晉童爲卿公遊

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

厥少（詩廿反及道音導下同及注）

老猶憚殺之汝輩不能事君而欲殺之何用召我為哉

三卻稱名是有罪也書優殺晉童乃兩下相殺今書晉殺是國討也晉童是書優殺之而受國討文者蓋傳并論受國討故云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伐駕（如字一加音）

釐（力之反）

姬之讒吾能違兵（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在八年○困起呂反）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焉於虔反）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虺以鬼反）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囊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晉童以其刼己故（刼他洛反）民不與郤氏晉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屬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晉童而晉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晉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鹿（圉又音）

安井云踰年即位稱君禮也經上書晉弒其君州蒲此書晉侯使士匄來聘比事而觀之貶意自明故傳直言二月即位釋經所以書晉侯

秦云諸侯同心懼楚而謀救宋故書同盟異於服異安井云厲公無道諸侯或不心服悼公立脩禮諸侯中心說誠服故曰同盟

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

經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晉童（傳在前年經在此）

今春從告庚申晉弒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復扶又反）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為鹿先）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輕遣政反）晉侯使士鮑來乞師（鮑音房）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地闕○虛起居反打他丁反）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

魏顆苦果反

夫今悼公改授之武子爲大傅孤也士蒍爲司空卿也今使二人居其官而修其法也二人大夫非孤卿也辛之先將右行因以爲氏僖廿八年晉作三行屬擊將右行疑此人也弁求邑名御戎是御之尊者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校正助御戎訓諸御司士司右上士也掌群右之政勇力之士用五兵者屬焉卿謂軍將卿御謂若解張御郤克之類先有定員今省之軍尉兼之荀氏別族世本文馬宗璉云淮南兵略訓云論除謹動靜時束卒辨兵甲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高誘注軍尉所以尉鎮衆也文云

涯濁於角反　士蒍于委反　糾居黝反　易別以跂反下列反彼反　癡者勅疑反

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少詩照反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廟也周子有兄而無慧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

之難乃旦反　王湫徐子鳥反　止逋布吳反　逮鰥古頑反

世所謂白癡○癡叔音叔齊爲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爲于僞反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之宮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鬼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國勝國佐子前年勝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晉子小反湫國佐黨○湫音來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五日而即位也屬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喪息浪反始命百官始爲施舍己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施舍音如字一始戟反逮鰥寡惠及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

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戾力計反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賴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相息亮反頡戶結反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弟音悌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爲景公大傅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蒧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爲氏士蒧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弁皮彥反糾戶孝反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勇力也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使訓之以共時之使○共音恭卿無共時林注士官掌刑政者故使殺國佐也內宮之朝朝

省卿所景反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令軍力呈反下及注皆同高誘云軍候候望者也正義曰今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旗則騶是主馬之官也鄭玄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乘者也周禮趣馬下士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鄭玄云每厩爲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王引之云方常也恒象傳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謂不易常也周語官不易方章注曰方道也道與常義相近晉語官方定物注曰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爲士卒軍帥所類反下及之爲帥皆同以上時掌反

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一令軍尉攝御之而已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過寇爲上軍尉藉偃爲之司馬偃藉談父爲上軍司馬○過於葛反韓固爲下軍尉趙武爲之司馬固韓厥祖父○固音古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爲乘馬御又音謁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六騶有六閑邦國六閑鄭玄云每容故訓羣騶使知禮○騶側留反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群官無非其人○長丁丈反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

之名一爲群有司之名、泰云楚子鄭伯取朝郟子辛皇辰取幽丘而皆合兵以伐彭城故曰同伐、楚納五子於彭城以害宋而毒吳晉。

安井云歸順辭、入逆辭、國逆而立之當曰歸內有所不受而後諸侯納之前諸侯納之當曰入今試互易入歸求之春秋書法無不合者而歸復歸入復入於文又順入歸爲互爲無疑杜據今本解歸入觸處皆謬而終不喻其有誤何邪、泰云齊小白入于齊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蔡季歸于蔡諸侯納之也以是若此魚石及晉樊邑是也曰入者唯謂君

三百　乘繩證反　惡烏路反其入歸求之春秋書法無不合者而歸復歸入復入於惡以惡文又順入歸爲互爲無疑杜據今本解歸入觸處皆謬而終不喻其有誤何邪、泰云齊小白入于齊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蔡季歸于蔡諸侯納之也以是若此魚石及晉樊邑是也曰入者唯謂君　作惡以入或本日復入　西鉏仕居反又在居徐反

在卽位之年○復扶又反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辰取幽丘而皆合兵以伐彭城故曰同伐、楚納五子於彭城以害宋而毒吳晉。

及曹門外城門、宋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

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郜幽丘皆宋邑○取朝

如字郟古洽反郜古報反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獨書魚石爲能也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入兵威還故書復入○惡烏路反復歸亦國逆○復歸音服一扶又反諸侯納之曰復歸謂本無位復其位也

諸侯以言語告請而歸以惡曰復入謂身有位無位皆曰歸納之有位無位皆曰入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復扶又反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吾音魚若楚

曰復入者唯謂君、安井云間闕通俗也亦猶我猶憾故杜上注云此吾患也、崇猶尊也、

猶憾戶暗反

惠棟云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舩機爲興馬以巨海爲塗吳晉書吳使人乘興旋館陸機辨亡論曰旋皇興於東庚、小爾雅曰庚通也、疏庚戶非地名、庚平也庚道也吳晉往來路由彭城是也接似是地名故曰要道然辨命論等皆爲道路詳于附註

吾鼻許新反

泰云逞快也封魚石爲快姦入諸侯服從楚者見其助賦其心皆離林注使奸邪者得快其心、何爲于僞反、顧處也言平日事晉止爲今日能恤宋耳否

患難乃旦反

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己事之則以我爲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厭於鹽反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間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間如字又去聲披普彼反長丁丈反以寒夷庚、夷庚也、要道楚封魚石逞姦而攜服毒諸侯絕吳晉之道、吳晉往來之要道、故懼攜離也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而懼吳晉、隔吳晉故懼攜離也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

晉何爲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爲顧有此患難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

則何爲事之正義曰是疾行之名謂即疾朝于晉也

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疏欲求諸侯從己必先勤恤其急此謂文公成霸安疆自宋爲始言今宋有患不可不救也附注此直就悼公今日而言安得遠指文公也

安井云勤勞也先爲勞中井云自宋始矣言今將始於宋以成霸業也諸解以爲稱文公者非

語之語其德政○（傍）力报反語魚據反報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爲平公不豫張本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宜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見）賢遍反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爲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子爲政於是欒書中軍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台勅才反一音臺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靡角宋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

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今晉季亦佐下軍覬季去鮪○覬直例反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之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爲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評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三

評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四

襄公起元年盡九年

晉杜元凱集解

唐陸德明音義

日本宮脇通赫校輯

襄公

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魯與謀於虛打而晉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與音預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晉次兵不加鄭之次鄫以待晉師○鄫才陵反秋楚公子壬

正義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中井云彭城似非宋地而仍是宋矣何也楚取之而不有則非楚地也以封魚石則魚石非楚臣又非建國仍是宋之叛臣矣故其入彭城也經書復入復者還歸之謂也叛入而以還歸為言者非以彭城宋地之故乎且既入彭城則孫文子以戚叛高弱以虘叛何異

秦云林注書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霸之難一

說料前軍能獨當鄭諸侯之師且止見晉悼舉步閑有霸略也、疏此時晉公孫剽（剽匹妙反）韓厥伐鄭諸侯以待簡王崩靈王立

赫胥成十八年、楚取宋彭城納魚石等五大夫使守之則彭城非復宋有故言非宋地彭城雖今屬楚猶是宋地故追稱書之也宋志本不欲以彭城屬楚則其地雖今屬楚猶以宋稱此示彭城非楚地以如宋人之志故言謂之宋志秦云不登者不成此爲叛人使得取君之邑以爲一國之主、

（爲宋于僞反）（歸寘之反）（東垣音袁）

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剽匹妙反）來聘、○剽子叔黑背子、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爲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

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

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彭城降晉、謂之宋志、稱宋、亦以宋志也、

略、之、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爲人、麟朱、向帶、魚府、○壺戶江反、瓠侯吳反、一戶故反、

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光、齊靈公大子、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荀偃不書非元帥、○郛芳夫反、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洧于軌反、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齊、魯、曹、杞、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鄫先歸不與侵陳、晉楚故不書、○焦如字又在堯反、

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爲韓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譙國鄫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鄫才登反、迂音于、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叔黑背如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國聘焉、大字、以繼好結信、謀事補

獻子先歸也、
小國朝之之字、周禮大行人注疏引俱作朝焉、儀禮聘禮引亦作朝焉、作焉似長
閟禮之大者也、閟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爲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葬而葬速、鄭師伐宋、書伐也、
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睪卒、
成公睪音皋、
秦云睪益與成三同盟與未與襄同盟二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睪古困反、又胡忖反、晉師宋師
父盟則得以名告其子但此時鄭從楚嫌其已背前盟不合更以名赴故杜明之也、
齊姜
或音本作嬴亦作嬴、側皆反非
小君齊國之女、嫌齊非謚故明之、
安井云豹至此爲卿、故始見於經、說詳成十六年傳、
秦云虎牢此時屬晉不稱晉者六都以名通者不繁國也、
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音諡也、三月而葬速、○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克莊曰齊、
寧殖
市力反
衛寧殖侵鄭、宋雖非卿師故叙衛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
自齊還爲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以逼鄭、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萊人
伐萊
音來
正輿之耳、槐小葉曰檟、郭璞曰槐當爲秋、秋細葉者爲檟、又云大而皵秋小而皵檟、樊光云大老也、皵皮老而麤皵者爲秋、小也、少而麤皵者爲檟、
謚應
音本作嬴亦作嬴、
嚶應年來之同
其行下孟反
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
擇妊者、○索所白反、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
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
檟古雅反、
檟梓之屬、○以自爲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
送終、○櫬初覲反、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
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
公婦、○養余亮反、
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
無不順、○話古快反、知音致、
季孫於是爲不哲矣、言逆
德、且姜氏君之姒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姒、
詩曰、爲酒
爲不哲矣
作爲矣不平作哲
之姒必履反又丁歷反公適
姒以治百種之禮、今奪姑其嫡母、
安井云、君子至哲矣論季孫失事穆姜之礼、以下論失事、齊姜之礼、故以且字起之、引詩者、言凡系舅祖

烝 之承反　畀 必利反　以洽 戶夾反　孔偕 音皆　偕偏 音皆遍　越疆 居良反　齊竟 音境　不爲 于僞反　若背 音佩　弃力 今本弃、古文棄　誰暱 本又作昵、徐乃吉反

材以爲婦棺、是陷齊姜於非礼、非以洽百禮也。祖妣互文、祖謂祖考、妣謂母、高祖父母以下總括在中、禘祫則並指始祖以下、不獨謂祖父母也。

疏、諸姜是齊同姓之女嫁齊大夫爲妻者、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妻。　秦云、齊侯陵茂萊子、故召之、欲使送諸婦來會耳。林注、萊姜姓、故矣有羽似鳥、故稱集。集矣息肩皆譬喩語。一說、圖報楚恩是寡人之任也。

傳遜云、任字與上文息肩相應、言楚恩至大、非我任之而誰、其非楚子任患之謂。

釈文、棄力、服本作棄功、言楚有功于鄭也。

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偏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齊竟上邑。爲六年滅萊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喩。○擔 都暫反。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射 食亦反。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爲他人、蓋在己。○非異人任絕句。任 音壬。一讀至人字絕句。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力 服本作功。暱 女乙反。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爲政、爲正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

安井云、力亦功也、但功多指事上者而言之、力兼指撫下者而言之、此當以作力爲正。

疏、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未葬則皆因舊事、故言官命未改。陸云、官命猶言公命、謂成公之命未改耳。後傳云無失官命並同。　今齊果不至于戚之會矣。

陸粲云、凡云官者、皆謂國家。後傳云無失官命、又云官之師旅、其義並同。

秦云、服鄭之功在吾子。按、上三請字、請於齊也。此請謂獻子請城虎牢也。言諸侯皆賴之。

李漁云、虎牢巖險、邑在鄭

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復 扶又反、下同。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之西而楚在其南鄭挾楚以抗中國者賴之耳今城之可謂良策矣
林注虎牢漢時謂之滎陽成陽
安井云偪者奪之漸也故杜云偪奪非以偪爲奪也

單子音善

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
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
國討之文

楚伐吳始于此
秦云出盟于外益晉侯謙以待人欲若相就盟訖入城也
此長樗本非刻期聚會之處但晉侯爲盟暫出城耳故不得以長樗告潮
安井云鄭新服故曰同盟
秦云此王人盟與僖八年洮之盟同單子與盟王所命也故註云使

經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
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樗勅居反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樗至本非會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卽位使在廣平曲梁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陳侯使袁

袁僑其驕及

陳本非同好故雖後至不貶也若陳侯自來諸侯雖則盟訖亦當更與之盟不得使大夫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于皀姬
安井云此盟雖澤之餘事故經不復揭月益略之非誤也
劉昭吳郡補注云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山謙之丹陽記云丹陽縣東八十里有橫山連亙數十里或云楚子重至於衡山是也

被練徐僞注下扶及及同

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重札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組甲歩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盛穀也帛盛穀而任力者半單者所服組盛穀而盡任力尊者所服

僑如會陳侯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所以盟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下諸侯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七月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下諸侯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七月十三日經誤

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廖力

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具人伐楚取鴈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

正義楚人以君子之言君
青子重不得爲後世君子
故云當時君子
馮氏云子重既克而歸鄭
廖乃別將也
泰云按吳伐楚自此至廿
五年始書之
周礼九拜一曰謦首諸侯
事天子之禮也
東表東方之外

咎其九反　憂憂悲偽　又子息亮反　介音界　晉爭爭鬬爭　爲于僞反鄭偽　吳呼報反　多乃旦反年内同　處處洛待反

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楚
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恚故成心疾
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
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
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
邇仇讎謂齊讎晉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
能固事盟主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
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
之不戒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
國之君相謂兄第○易以豉反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

彭外益彭水之外其來曲
而近城之處
讎言者相負狹怨之名此當
是奚狐狐也不是舉之以
解怨故下曰不爲謝邵奚
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今
舉職之子是舉其偏屬也
偏者半卿之名軍師屬已
分之別行謂之偏師故訓
屬
陸粲云三十年傳司馬子
尹之偏注云偏佐也此羊
舌職爲邵奚佐亦是其子
故云舉其偏
泰云尉佐同掌一事故爲
建一官三事成者成其得
舉位官也官位一也變文
相辟耳

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彭外與士匄盟彭水名○彭音
而邵奚請老致仕老○解音蟹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誰嗾也將立之而卒解狐音蟹○嗾子候反
午邵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
赤也可赤職子伯華於是使邵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
之各代其父君子謂邵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
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諂媚也偏屬也○諂他檢反比毗志反
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
其邵奚之謂矣解狐得舉不得位故曰得舉邵午得位
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官軍尉事也能舉善也夫

黨惡者華篇

吳子前會浦不至越六年而後會雞離今雞澤不至越二年而後會善咸一是厲公討曹而來一是見悼公和戎而來也想壽夢子此亦有大對酌在

多難 乃旦反

以軍亂行是御者之罪殺其僕也下曰至於用鉞此載當是殺之乃以徇也

無失無逃之也

此言絳之宿心舊行豈非為今日之事而言也

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也○因音扶絕句一讀夫為下句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頃音傾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同陳直覲反秤涂四世孫涂音塗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陳脹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戶郎反次○曲梁之次匹敵之宜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

用鉞 音越

公跣 先典反

伏鉞謂仰鉞及身伏其上而取死也按以順為武對亂行說師衆在軍之衆也犯謂犯違軍令而放舍罪人也不武謂楊干違命亂行也不敬謂絳懼死放罪也及連及也絳與干皆有罪而絳若不討罪人後復益不武不敬則非直絳有死罪干亦有之是絳之死罪連及于干也章昭云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安井云此句魏絳自陳己所且守之職犯法也下文云臣敢不敬又云執事干之僕不敬皆覆說此句敬字可見此句魏絳自謂泰云按訓謂前日以漸教導之也大命軍旅之命

日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也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臣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使臣斯司馬守官行法雖死君命莫敢有違有死無犯為敬守官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從不敢違戮致訓使戮之也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不致訓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不從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

無重直用反注同

傳遜云絳方自裁以司寇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絳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又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食音嗣又如字張老爲中軍司馬魏絳代張老士富爲候奄代士富士會別族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特爲音于反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夏五月庚戌許嬀卒成公妾襄公母姒氏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公子翬如齊逆女無傳冬公如晉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鯛陽縣南○鯛音紂一音童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之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爲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其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即知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即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爲首亦并取其次部夏納夏二篇爲三也夏有二名者

肆夏名

夏音胡雅反

有咎其九反下同

非勞音直孟反或直康反

云金奏肆夏樊遏渠也三名已解三夏列叙樊分爲三夏之名曾語同說此事而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大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之三以文王爲首并取其次大明縣二篇以爲三即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爲首亦并取其次部夏納夏二篇爲三也夏有二名者

部夏上胡反又

鄘國

鄘音孟康九反直庸反

爲陳下于僞反

同易失其下紅反二字也

漢書注鯛紂紅反按音紂恤東韵收鯛直隆直柳二切地理註之音紂紅反譌

異禮

九夏謂王夏肆夏部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驁夏此傳直言之三不拜其三之名曾語同說此事而云金奏肆夏繁遏渠大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之三以文王爲首并取其次大明縣二篇以爲三即知肆夏之三以肆夏爲首亦并取其次部夏納夏二篇爲三也夏有二名者

闉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鯛陽縣南○鯛音紂一音童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之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爲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其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即知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

名遏 於葛反
夏納 本或作夏訥
名渠 其居反
子員 于貧反
敢與 音預下與同
牧伯 徐音目

以魯語知之也、
陸粲云鄭玄於周禮注引
呂叔玉說三夏者肆夏是
一、繁遏是二渠是三、
魯語云夫先樂金奏肆夏
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
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
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
之所敢聞、
秦云籍以樂籍于禮也、
疏牧是州長伯是二伯皆
諸侯之長
王念孫云臣不敢及自唐
石經始脫使字而各本皆
沿其誤小大雅譜正義及
大平御覽禮儀部引此並
作使臣不敢及、
魯語云四牡君之所以章
臣之勤也敢不拜章今按
以外傳例之此重拜當作

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夏戶雅反 工歌文
王之三 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 歌鹿鳴之
三三拜 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
行人通使之官○員音云使所吏反 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
藉之以樂以辱吾子 藉薦也○藉在夜反 吾子舍其大而重
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
也使臣弗敢與聞 元侯牧伯○舍音捨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也臣不敢及 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樂
音洛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
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四牡君所以勞使

諮詢 音咨

拜勞、不然與下重拜重但
未知杜意何如耳、又按外
傳出拜既拜嘉拜章拜敎、
重拜、
林法此句乃總說詩中咨
字之意言訪問善道乃謂
之咨、
安井云善解詩周字魯語、
忠信為周忠信即善也訪
問於善訪問於善人也故
下親禮事難上皆無於字、
而此獨有焉杜不知穆叔
以周為善據國語解周為
忠信遂以善為善道失之、
秦云疏札曰君即位而為
椑夫人亦當生已有櫬定
姒素賤無器備故季孫始
議之欲如此耳非是終久
遂無之也按季孫深怨穆
姜故取其櫬琴又賤定姒

臣也敢不重拜 詩言使臣乘四牡騑騑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
之○勞力報反勤勞平聲騑芳非反
周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信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己不
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諏子
須反度待洛反下同 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 問善道 咨親為詢
問親戚之義 咨禮為度 問禮宜 咨事為諏 問政事 咨難為謀
問患難○難乃旦反 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五善謂諮詢度諏謀 秋定姒薨
不殯于廟無櫬不虞 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
過廟又不反哭○過古禾反 匠慶謂季文子 匠慶魯大匠 曰子為正
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禮不成 不終君也

為己 于偽反又于僞反下注皆同 定似為言下為孰事同 圃 布古反下同 場直良反 須音俱 顯息淺反 使所吏反 之比 蓋相夕反 朝如字 編小必反

不欲與嫡母同

安井云陸粲云直德秀曰、慢其母是不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孫、○(長)丁丈反

初季孫為己樹六槨於蒲圃東門之外

蒲圃、場圃、名、季文子盡同小君其曰略者猶言樹槨欲從簡而已匠慶不悟其指自為棚、

匠慶請木

為定棚、

季孫曰略

不以道取為略、

匠慶用蒲圃之槨、季孫不御、

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不之禁、可謂賢矣、孔氏乃以律略入略賣入為比豈季孫之賢而肯為掠奪之事乎、今按釋例亦云略者議從略賤彼與此注不同、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志古人之記、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晉、官、徹發之命、鄫無賦於司馬、

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

冬、公如晉聽政、

國也、欲得使屬魯、如下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一者為之、詩、鄫、今琅邪鄫縣、

受貢賦多少之政、

晉侯享公、請屬鄫、

鄫、小

為鞏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

夏訓 己絳反下注皆同 后羿音詣

經世鈔四字突說、國巢海大魚同此語、蓋而不盡示進言一法、

穆云晉人初不許魯鄫者、恐其割晉之賦也、獻子既明其無與、而又欲借鄫以供貢、命益以利動之矣、杜注使頓入伺陳之間隙、而楚入侵伐之、故陳入怒、頓為楚作間、

闕不共也、○(共)音恭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借鄫以自助、○(借)子亦反

晉侯許之、

為明年叔孫豹如晉傳、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

世子巫如楚傳、○(間)間錢、○(間)去聲(伺)音司閒、又去聲

故陳人圍頓、

間、伺間、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莊子、魏絳、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欲戎與晉和、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諸華、中國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夏書、有窮國名、

后羿何如、

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

怪其言不次、故問之、

對曰、昔有

自(仕反)銀(大音泰)

仲康(音下○本仲同今仲虎下注)子(音慈反)相(息亮反)

愚(他得反後同)而亨(煮也)

正義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羣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不知此羿名爲何也

安井云羿名善射故好事者因叙彈日之說其實羿只一人當以此傳爲正說

正義伯明君此寒國之時而棄不收采也

彭氏云時晉惇必有嬖臣引之田獵者故經言尨盡如此

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相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伯靡出奔有鬲社氏以歸夏遺臣事羿者案羿死于

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閔孫犬康遥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

仲康日而落之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不知此羿名爲何也

安井云羿名善射故好事者因叙彈日之說其實羿只一人當以此傳爲正說

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髡苦門反尨莫邦反圉魚呂反)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浞仕角反又在角反)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

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内人(内人宫人)而施賂于外(施以豉反)

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樂音洛下樂安同)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内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悛全反)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享之以

帝相八年(言夏遺臣是也)

食其子(食羿子○食音嗣)

言事羿者非也

陸粲云真德秀曰傳云羿滅二國之爐以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事篡賊者哉

秦云據孟子則殺羿者乃逢蒙也按竹書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廿八年弒帝於是伯靡出奔鬲明年少康生靡在鬲世八年伐浞滅之立少康是靡奔鬲世八年浞滅之立少康也

(寫)普

其子不忍食諸(食音嗣)死于窮門

殺之於國門(彭反食音嗣)

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鬲音革)

浞因羿室(因就其室妃妾)生澆及豷(豷其器反)特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

民(特匹得反慝他得反)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

斟灌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澆五弔反豷許器反)處澆于過(過古禾反)

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過古禾反)

后氏滅二國之燼(燼才刃反)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杼直呂反)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

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

斟之林灌古亂反古夏戈斟音亦作尋音徐夜康反

掖音亦作腋

官箴之反

芒芒 莫郎反　畫爲 乎麥反　不擾 如少反　冒于 莫報反又亡北反　其麀 音憂麀牝鹿也　不懲 直升反　荐居 才遁反一音在　易土 徐神豉反　不聳 息勇反

之長子、安井云經猶大也州開一大道以總衆道猶經川總泉水、林注民有寢以安其生有廟以祀其死獸有茂草以棲其形、中井云寢廟以人居而言非鬼室前堂爲廟後室爲寢、安井云正義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陸粲云重讀輕重之重謂重其事按陸說即服義晉侯欲戰而不欲和是專重武枉謂武專指田而言故訓重爲數非、秦云孫云荐草生之再也服虔云荐草也狄人逐水草而無常處也顧云荐屢

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處如字）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荐在薦反易以豉反）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賈音古）戎

番縣 一音方袁反　目台 吐才反　合髽 本又作紒又作結音髻今本結　朱儒 本或作侏　公說 音悅

也隨畜牧屢遷也、安井云劉炫按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陸粲云漢書終軍傳北胡隨畜薦居蘇林云薦草也按荐薦同荐屢也非、秦云國語夫戎狄貴貨而易土與之貨而獲其土、四鄰畏威懷德、頌俗語所謂委頓是也、正義髽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爲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於顙上鄭玄以爲纚而紒沈彤云鄭衆之說髽之正訓也將斬衰者以麻將齊衰者以布成服而布總箭笄皆所加于髮之上者髽非無服髽之名則不

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爲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紇恨發反駘徒來反又勑才反）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髽側瓜反結音計）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以服而得故亦謂之露紖儀禮喪服注髽露紖也用麻自頂而前交於額上郤繞紖如著幓頭焉此鄭康成髽之制也

子巫亡扶反

秦云馮氏云裴音奇駘音詭裴駘一叶子使一叶傾郤一叶凡三易音

鄧見賢遍反不復扶又反扶反下同

諸言及者魯君命之使與吳

焦循云御覽引南荊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秦之先是殊吳而會者成十五年會于鍾離是也林注吳始盟于戚不書為晉諱也吳之盟終諱之見哀十三年

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發子產父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比魯大夫故

林父會吳于善道

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書名罪其貪

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穆叔使鄫人聽命于會故鄫見經不言及吳

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無傳冬戍陳

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

公至自會

國遣戍不復有命故獨書魯戍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傳無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發子產父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比魯大夫故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書名罪其貪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穆叔使鄫人聽命于會故鄫見經不言及吳

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

無傳冬戍陳

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

公至自會

國遣戍不復有命故獨書魯戍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戍不書惟晉悼之戍陳鄭也書之

朝戎恣反路秦使所又反

中行云傳只明救鄭時公未還耳三桓專命公矣夫八歲童子何遽命之有

觀鄧直歷反

安井云此傳自為文前年傳有我君小子朱儒是使之譏嫌於公自命之故此書公至自晉以明實非公命耳

之好更晴會

釈文觀直歷反附注徒歷反

安井云並無公事用私覿禮故曰覿

秦云魯大夫兩人同行皆不言及如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是也

傳

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鄫鄫聞其見伐遂命滅紖出奔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戎周室故告愬於白報反晉人執之士鞅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有二心於戎失王心故晉執之夏鄭子國來聘通嗣戎也王叔反有二心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子國鄭大子巫子

叔孫豹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靚見也前君也鄭僖公初即位

靚疾正反

穆叔靚鄫大子于君也

鄭僖公故將鄫大子巫子年請屬鄫故書及比之

書曰叔孫豹及鄫大子巫如晉

見賢遍反

如晉以成之○

見賢遍反

言比諸魯大夫也

經書及比之魯大夫吳

子使壽越如晉

壽越吳大夫

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

雞澤吳不至之會

諸侯聽諸侯之好更請晉人將為之合

更古衡反

且請聽諸侯之會吳且告會期

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

經書大雩過雩旱雩無以相別故傳言旱以釋之傳不釈者皆過雩也雩而獲雨云云穀梁傳文按過雩常雩過時也

共音恭　王　嚴斷丁乱反　挺挺他頂反　扈扈孔類反　背音佩

加刑謂四年閧喪乃止也共王既不能嚴斷不刑不得用刑之道也按罪人即子辛也

按扈扈猶問問也問即烟與耿通

逞訓解望解己意也附注快也

偽故孟獻子孫丈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晝過也然經與過雩同丈是以不書旱楚人討陳叛故詩治也曰由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嚴斷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扈扈猶問問也扈即烟與耿通按扈扈猶問問也問即烟與耿通挺挺正直也扈扈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賢人以定之○扈工迥反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子壬夫

鄫近附之下陳同近文近　魯音境　致謫棄反　子囊乃反

屬諸侯僖十九年傳文大禹謨文安井云晉以會宋徵諸侯盟于戚乃其餘事故經以會致舉其所主也杜注未是

八年之中戮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信成然後有成功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盖不以盟告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也

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怨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見賢遍反又扶又反復

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行改子辛所行○國息浪反又行如字又下孟反

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子囊伐陳十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逃歸

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鄫故不書城棣城棣鄭

泰云按往往歸楚也

寰宇記有南棣城北棣城在南武縣北十里按作

入斂（刀反西許亮反鄉）

相（息亮反）三

階西鄉士喪禮也以士例大夫也又按成二年傳注車猶多也即長物意支子以文六年見經則為卿久矣宣八年襄仲卒文子始得政故至今相三君矣林註觀其恭儉于私家可知其忠愛于公室

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棣）直計反一徒娣反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作階）宰庀家器為葬備（庀其也○庀必婢反）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夜於既音嗣重如字又直龍反）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積）

中井云無重謂器什各一通無副所謂無長物也器子賜反備專指用器不數珍寶矣上文金玉包珍寶在內不常複言

安井云釈文重又直龍反則陸亦解重為重累之義矣

附注積資昔反九年積聚同

秦云桓公卒子孝公句立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華戶化反弱如字）秋葬杞桓公（傳無）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

書二十二月從告

附注積資昔反九年積聚同

秦云桓公卒子孝公句立

不合以名赴故傳發之

安井云楷械名也故貫其頸亦謂之楷或據此文解楷為首械妄甚

秦云貫穿也頸穿於弓之中也

陸粲云勝猶當也堪也讀若天壓已弗勝之勝言其不堪司武之任也

秦云子罕此言蓋告諸大夫非告君也逐子蕩言亦宜逐子蕩也子蕩怨逐故射子罕之門作被逐之意云云宋人不復更逐故子罕不恨其射門傳氏云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

幾（居豈反）日（音如）不勝（音升）

相（息亮反）鄉（許亮反）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也○狎詩照反（長）丁丈反）子蕩怒以弓梏（梏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梏之在手故曰梏○（梏）古毒反）平公見華弱于朝（弱如字）梏之（梏乃亂反又乃卧反）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汝門汝亦當以不勝任）子罕善之（善如字）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秋勝（見逐○（射）食亦反）子罕弗與（與音預）曰（音越）君子不以人之所惡加諸人（惡烏路反）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鄫特貶也（鄫有貢賦之貶）

門之怨若趙盾之于靈輒也孔疏又云此當實逐子蕩盪子蕩彊悍求肯出奔而射子罕之門

安井云子罕非司武雖射其門亦無不勝任之嫌而子蕩為此言者以洩其忿亡命耳貢賦恐不可言賂下文莱特謀也謂賂夙沙衛之謀盜鄭八亦嘗賂莒恃之而不設備也傳此言賂下言謀谷舉其二耳

奉云公羊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土山也堙音因

一名偃亦謂之俾倪

安井云惠棟云孫子曰攻城之法修轒轀三月而後成距堙杜牧云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堙傳傳於堞之語牧說為

復託扶及又堙之因音王湫子小反烏

見且賢遍反同注

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晉人

孤駒戰晉

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鄫屬魯魯恃賂而慢莒會不致乃輔助無何以還

晉尋盟便見滅故晉責魯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

見大國且謝

子湯為此言者以洩其忿亡命耳貢賦恐不可言賂下

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

文莱恃謀也謂賂夙沙衛年

於鄫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

莱子國琅琊在二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莱

甲寅堙之環

下言謀谷舉其二耳

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

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莱正輿子莱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

人帥別邑兵來解

齊師大敗之敗湫等

丁未入莱莱

共公音恭

長惠士奇云尚子曰莱不用子馬而齊告楊傒曰或曰正輿子子馬

泰云小邾也遷莱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終身也釋文云本或作遷莱于郯莱字衍

其曠居況反又音良

郯子音談

祭前十日預十日益一旬一十也此四月三十三月二十四月又一十也不從則不郊

牛卜日曰牲卜常祀非禮牲成卜郊怠慢也

于僪字几林吹反

安井云城費之役起於叔仲昭伯之譖而季氏之僭漸不可制夏又非土功之時故經直書城費而傳詳載叔仲昭伯之言以釈之言季氏權重嘗入皆譖之

共公浮柔奔棠止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

陳無宇獻莱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

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莱于郯遷莱子于郯國○郯五兮反

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稱牲既卜日也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費音秘

傳乃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蝕無傳為故書冬十月衛侯

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

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于郯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郯鄭地○郯于軌反鄭伯

于鄢（宋千反林消）公室所以日衰也傳丕言不時者舉重以略輕不時可知也

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鄢實爲子馴所弒（弒書弒稱名爲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鄢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鄢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名爲下書卒而稱之也同文上其名於會上○鄢七南反爲于僞反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百穀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南遣爲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爲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遣請城費使遣城五日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非直訊其十之遲實咎其郊之晚也阮元云說文癈固病也與廢舆字自別凡經典廢疾字宋末俗本多作癈

多難（乃旦反）安井云此亦斷章取義言已非不欲夙夜於官職但有廢疾不能夙夜猶女子懼多露不敢夙夜也泰云言非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

長子（丁丈反下師長同）好仁（呼報反注及下同）正義定本介景皆爲大也安井云定本是也若訓介爲助下文介福降之不可通

清其（音青下注祠祭同）介福（音界下注及同）泰云爾位君位也好正直之臣與之處於職位所以憂民也中井云正直兼人與事言恤民句與下二句是疏解

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爲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爲卿）辭曰詩有癈疾（穆子八年癈疾）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曰豈不夙夜（安行）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讒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己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無忌穆子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並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

臣後（故豆反下文不復著焉）子相（息亮反下同子駒反）未嘗（如字或音尚）

無悛（七全反）

委蛇（於危反下以支反下同）召南（上照反）

仁字、
秦云、一說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此二字即象二器、
無忌先爲公族大夫今更爲其師長、
聘禮公納賓賓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然後賓升一等、林註寡君未知何所過失而致有此不遜、馮氏云過字對後字說公登亦登欲先拾一級而不可得也、
疏孫子臣而君處是橫不順道以橫道而爲委蛇必將毀折、
陸粲云下文云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然則委蛇之義兼從與衡不得專言順矣詩鄭箋云委蛇自得

大福也、恤民爲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爲正、正己正曲、人參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參七南反或音三）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宜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爲之師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綏報也非貳）之言、而壽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並登、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

召南（上照反）

之貌、從順行足利本行作也傳本同、
安井云公登亦登亦是自得箋訓委蛇爲自得之貌是也從與衡對當讀爲縱譬之草木縱則順理橫則逆理從者謂順礼者耳譬之木版縱則不折橫則毀折故曰必折、
秦云杜言魯成公者欲明非鄭成公也鄭成在位十四年卒而無十六年、

時楚圍陳使黃入楚軍也、
或云而訓汝釈義我使公子黃往楚楚當執、

委蛇、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謂從者也、從順行、衡而。
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爲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楚子囊圍陳、
會于鄟以救之、晉會諸侯、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公、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鄟子駟子豐欲憩諸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
楚亦不禮焉、子駟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鄟子駟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鄟子駟
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弒簡）
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
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

爲執音于僞反背音佩　子變音戀協反邢音刑　伯業音霸又音霸本亦作霸今亦本霸字一字先之如子熙其辭反

胡氏曰逃義曰逃是匹夫之事今楚來伐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可矣而爲匹夫之事故書逃歸以罪之也

安井云懼有二國言懼立公子黃以屬楚

奏云昭三年傳云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今悼公此命想同文襄

其人無罪今加誅以罪而

哀公第

楚人執公子黃以爲執一慶使告陳侯于會鄒之曰

黃

楚人從之

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可矣而爲匹夫之事故書逃歸以罪之也

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

懼有二圖背君

屬楚

陳侯逃歸鄒會所以

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鄭人侵

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

蔡以生

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

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

孫在會而公先歸○鸛乃旦反公至自晉無傳莒人

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

侵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霸業故朝而稟

殺之使其如有罪

按據後十年盜殺子駟傳注應當作饗許其反

其多少○復扶又反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四子駟

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

罪以戮之○先悉薦反卑亦反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

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狐之子庚寅

求媚於晉子

林註不四五年言不久也耳子良之子不馮氏云著二不字語意便言敗唯以獲告

而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

而言曰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國子產子

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

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

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

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礼卿不得會公侯此會有鄭伯故會晉侯無罪但尊

晉侯故不見諸卿也非慢

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鄭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游子子展子罕子○蟜居表反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遥喻晉之不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族家也事滋無成滋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禳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鄢八年會鄢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親晉親鄭鄭我是欲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成鄭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正義鄭玄以匪爲非知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

以疆鄙居良反注同　入壽音救　幾何注同音鉅居良反　以紓音舒　敬共音恭

黃河水濁子年一清安井云兆卜兆之辭所謂繇也作羅讐之鳥絡羅言不能左右如意也多與羅相韻其爲繇辭審矣子駟引之以證謀之多族民之多違耳林註犧牲以爲盟玉帛以講會

二竟音境而庇必利反　背之音至本同皆卷　杖莫直反亮下同

安井云五會之信猶且背之雖楚救我亦將背之則兵亂日至子駟之謀不可用也泰云八卿者據九年傳當會鄢八年傳會鄢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親晉親鄭鄭我是欲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成鄭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詩小旻篇

正義鄭玄以匪爲非知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

謀遠近也
安井云如匪行邁謀喻求即行其事而空論其是非得失鄭說是也道路也不得于路言不能得所欲往之路喻不得善謀也
其咎（其反九）
伯駢（扶反又扶反賢又經）
徼而（徼居反領）
素云君下漆萱字看武成遏亂略略道也蔡八侍楚不從晉也蔡上添前日二字看
陸粲云既云悉則不得重言盡矣廣雅索敓也悉索反
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爲政是非相亂而不成（守）手又反或如字下守官同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適）丁歷反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也不從晉也蔡上添前日二字看
陸粲云既云悉則不得重言盡矣廣雅索敓也悉索反
請從楚駟也受其咎（駟子駟名○駟音汝）
詩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適）丁歷反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也
王念孫云郊保與城郭相對爲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云楚晉語抑爲保障乎鄭韋注並云小城
曰保馮亦陵也馮陵重韻不得分爲二義
林注已嫁娶之夫婦未嫁娶之男女
皮冰反
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馮）
啓跪也
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也○（夫）音扶
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
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
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見討之命
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使所吏反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
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
音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
告伐鄭傳
摽有梅扶妙反

以與許魯反方一則妙于比及其時宜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今譬音辟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于切說明說一則妙于比

形弓徒冬反城濮音卜

秦云文四年賓媚來聘爲賦形弓俞不敢當者以形弓當愈故也此形弓義在晉君故受之也

孫藏如字徐才浪反

安井云守官如天子之三守之守宣十六年晉侯請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形弓于王戊申以徼福命于參將中軍且爲大傳句其孫也故云先君守宮之嗣也

稱先君及其祖以答季武子勉已之意君子以爲知禮也

秦云鄭受盟司知云云杜此言蓋解經於盟不盡鄭伯之意耳宋六卿之次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

經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樂喜子罕也爲政卿知將

傳 九年春宋災素戒有火災素飭爲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宰火所未至

司寇宋舊以右師爲政卿今司城爲之者以賢智故也

宋人自知天道當有火災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故子罕素相戒勑爲備火之政也司里此里如今城內之坊里也伯氏司此諸里之長

安井云司主也里民居也使伯氏主帥里民以防其居也故謂之司里下文徹小屋塗大屋之屬即其事也

卷臧權掲盛土也說文掲戟持也言執持此器其膚如戟形也按周語徹而奉掲法掲早土之器釈文鍳戸暫反鄭玄云鍳如甑大口以盛水正義言其正徒司里所使隧正所納皆是臨時調民

汲音急素悉各反畜勅六反又許救反本亦作蓄水潦音老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

無傳四月葬速

己亥同盟于戲

二月無己亥經誤鄭地○戲許宜反

楚子伐鄭

有火災爲備火之政

徹小屋塗大屋

大屋難徹就塗之

陳畚挶具綆缶

畚簀籠也挶土糞除也綆汲索也缶汲器也○畚音本草器也挶九録反綆古杏反缶方九反簀其位反籠力東反音預

水器(醫)戸暫反

量輕重

計人力所任

蓄水潦積

音壬

繕守（手又反備守之備同）之處（昌慮反）標表（必遙反）在鄉外隧正其長也其職掌近郊之事此保亦當訓城郊保謂守近郊保障之官名也五縣爲隧隧納聚郊野保人刑器謂之器則兼指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音悅）討右官官正徒役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向戌討桎梏笞繫之屬不獨刑書也

皐都（本亦作臯音同）武守（手又反下同）徼官（音景）以攘（如字又如羊反）

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也

安井云諸侯三鄉三隧隧待洛反

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行下孟反度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摽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掌近郊之事此保亦當訓城郊保謂守近郊保障之官名也五縣爲隧隧納聚郊野保人刑器謂之器則兼指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正具其官屬○㔻芳婢反向戌討桎梏笞繫之屬不獨刑書也

秦云皐郎時爲司馬武守若今武庫使具其守守此武庫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

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遰庀刑器亦如之樂遰司寇刑器刑書

○遍市專反使皐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其司具也亦華元子代元爲右師討治也庀芳婢反向戌討

武守皇郎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郎音云校戶教反如字又尺遂反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宰也庶六官之典○吾音魚令司宮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

伯徼宮司宮奄臣巷伯寺人

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之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

凡天災有幣無牲用幣盤庚皆非禮晉侯問於士弱士弱之子莊子渥濁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月建辰之月鶉火星伏在日下夜不見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見

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令民放火禁放火○咮竹又反又丁遘反得見則令民內火內火時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出如字又尺遂反內音納鶉音純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契息列反孫所主反下同之釁所更音庚也、

火正於火之分野、使掌出內之政令、非謂死而配食

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相息亮反　商人

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曰知其有天道也、

泰云殷世政教有失、禍釁既開、必有火氣傳氏云相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土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可必乎、

其占故先知火災、國有道、天欲徵其時政小失、或有火災、周易以變爲占、

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遇艮古恨反

故用九六二易以不變爲占、故用七八、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

元亨許庚反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穆姜薨於

安井云、陸粲云、劉禹錫柳董生之說曰、揲蓍者九與八爲少、少爲定位筮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不變爻、

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

遇艮之八　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八爲占、故曰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　震下兌上、隨八卦、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一易皆以史疑占易遇艮之隨卦、而論之、

隨其出也、史謂隨非周易、

君必速出、姜曰、亡、猶無也、○亡如字、或音無

是於周易曰、隨、元亨

論承吐亂反以折之設反之長丁丈反下同嘉德易作嘉會

一、卽宣曰之其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筮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說于姜耳、而杜元凱以爲雜用三易、非也、衡按、震爲足、爲動、於位爲東、兌爲說、內動足而外說、是有出東宮之象、史以卦象占之、象曰、隨其出也、姜曰亡、言無速出之事也、泰云、此四德者在身、必然、固不可誣罔也、馮氏云然、猶言雖其然、

安井云、停願煊云、說文、姣好方言、娥嬛好也、或謂之姣、言秉位而從姣好其貌、不可謂貞、衡按、夫人君薨

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之、故、姜亦以豕爲占、史據周易、故指

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無咎、言、不誣以四德、乃遇隨無咎、明夕無四德者、則爲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

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與音預而有不仁、不可謂

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

而姣、姣、淫之別名、○姣戶交反、又如字、又音效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

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薨而不德秦景公使士雅乞

自稱未亡人不復修容飾避嫌也穆姜自言喪德而婦姑好其容飾淫於他可知矣不言淫而言婦者羞不忍言也

正義不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孫不可謂之享也衡按隨順也無四德則無所順故曰豈順也哉方常也

農穡連讀為義不必分配種收正義農夫營田之名種曰稼也　四者賤矣而各安其業言治化洽於下

受命曰禀知營雖將中軍不敢專決必受命於韓厥以為政言其能讓也

唐氏云寫八卿和睦妙在只是七個人讓也

新軍將丁亞反

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雅苦田反舉不失選得所選○選息戀反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韓厥老矣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

使佐中軍使勾佐中軍個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士之使佐上軍黶鮑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鮑佐之○黶烏感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軍將君於斬反

安井云武城楚邑在方城東

秦云不可歟弗能報照應馮氏云極稱晉不可敵而說弗能報故下晉饑一字而楚之弗能歟者自在矣

晉饑音機又音飢

鄖門音專本亦作專

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鄖門鄖城門也三國從上軍勝人薛人從欒黶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鄖城門三國從下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行如字道也甲戌師于氾氾鄭地氾音凡○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餱乾食也戰備兵器○餱音侯歸老幼將士之父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

安井云釈文汜音汎汜本其或作汜汜音似水名亦在中肆青圍鄭肆緩也青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也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逐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復屬之知武子曰不可以敝楚人可以敝楚人也三分鋭逆即敝之之法也

人恐　丘勇反
敝罷音皮

暴骨　徐扶沃反

以爭　爭鬬之爭注同又如字

安井云暴骨二句申上猶愈於戰之意言若戰勢必至暴骨以退不若使楚疲不能戰當今之時不可以與之爭也

秦云大勞謂天下戰鬬之勞釈文爭爭鬬之爭又如字附注爭鬬如字讓爭去聲

安井云交交也故引申訓絶又訓止此當以訓止爲正杜訓息亦取止息之義

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蠆勅邁反公孫舎之子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從才用反晉士弱士匄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也○要一遙反強其丈反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墊丁念反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

適子　丁歷反
使介　又音界注同
間也　音閒下同又如字
介猶　音閒厠之閒又如字
歆其　許今反
禋祀　於斬反
底告　旨反

能休許虬反

何持霸業於一鄭、安井云晉三分四軍者復令中軍伐鄭三分新軍以其一濟之上軍下軍伐鄭亦如之是晉軍軍常休而楚師疲於奔命矣若三分其軍各攻一門其勞逸正與楚同安能弊楚、凡攻城之法諸門並攻則城兵力分又鄰應援者更攻一門門各五日所拒既寡兵力不分何苦之有杜

曰改載書子馴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約束言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晉人不得志於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爲閏月五日五日五日五日晉人爲一月晉人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門三番四軍更

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爲閏月五日五日五日五日晉人爲一月晉人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門三番四軍更攻一門門各五日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鄟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

盍爲戶扊反腴謂灌古亂反罃酒烏定反

洧津于軌反

伐宋有功雖非良將亦非不知兵者而爲此遷解者輒五日凡十五日欲以苦之令成此年無閏月之說而淹長歷之誤耳若敗晉師其怨益深後欲成不可得爲子展有遠慮故止之非獨守信也下文楚師至子展勸與之平其意可見矣馮氏云以公一以字爲出幼少光景秦云禮諸侯十二而冠卿大夫十六而冠士庶二十而冠正義轉禮注云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遠而廟親待賓客者上爲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

敝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門五日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閏月依注讀爲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音及又扶板反圖考元反更音庚次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汲隨之歲寡君以生汲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冠古亂反下同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金石之樂

裸享之禮行之裸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裸古亂反

敢愛魯民之祧大夫之廟亦以祧言之是尊之意也
安井云廟祧之說正義盡之蓋廟祧相對則遠廟爲祧散則廟亦可稱祧
中井云魏了翁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義祧卽朝耳非親盡古人謂宗廟爲宗祊爲宗祧其義無以異也
秦云晉云唯晉命是聽鄭云唯寡是從二辭俱以告神是其無定主也附注質實也襄二十年傳先主與吳王有質注質盟信也按史記云要盟也神不聽冢語作要我以盟非義也要猶勒也服虔云貸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

節之以鐘鼓爲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祧他彫反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
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公之儉也
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
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
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也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中分鄭城中

安井云施讀爲弛復也傳遞云輸者以車轂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
中井云輸如字謂運致
秦云祈禱皆以幣易牲今曰更皮幣是也
期年周歲也
襄三十一年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

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罷音皮又音被
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弛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
輸積聚以貸輸盡也○積子賜反下同貸他代反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故在民亦無困人不匱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義所以幣更不用貨以特牲
器用不作因舊仍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期音基

讎評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四終